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歸田類稿卷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葉大奇

歸田類稿　　別集類四　元

提要

臣等謹案歸田類稿二十二卷元張養浩撰養浩有三事忠告已著錄是編乃其詩文也養浩嘗自序其集稱退休田野錄所得詩文樂府九百餘首岐為四十卷名曰歸田類稿富珠哩翀序按富珠哩翀原作孛朮魯翀今改正作三十八卷

卷數已異文淵閣書目載養浩雲莊傳家集一冊雲莊集三冊焦竑國史經籍志則作張養浩文忠集十八卷書名卷數更均與養浩自序不符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歸田類稿之名而亦無卷數考吳師道序云公雲莊集四十卷已刻於龍興學宮臨川危素履𢹂其有關於治敎大體者為此編而屬予以序云云則龍興所刻者即養浩手編之類稿而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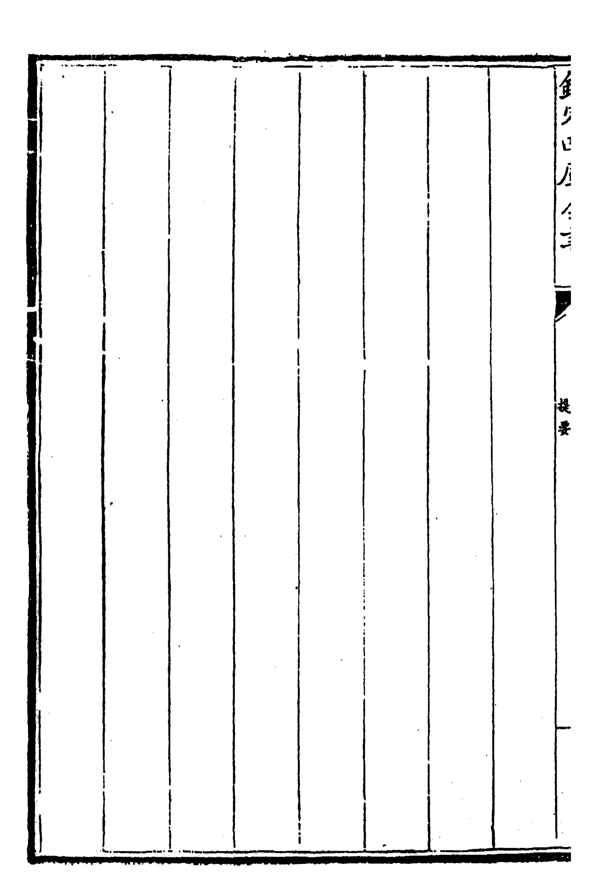
其名曰雲莊集亦即文淵閣書目之三冊素履所刪定者即經籍志之張文忠集十八卷而所謂家集一冊者當由後人掇拾乃外集補遺之類也然蘇天爵輯元文類僅錄養浩文二篇故明葉盛水東日記頗以天爵失載諫燈山疏為譏疑元末已罕流播近時王士禎偶得養浩王友開墓誌歎其奇詭載之皇華紀聞則亦未見其全集惟明季有刻本二

十七卷尚存于世既多漏畧編次亦失倫類今據以為本而別採永樂大典所載刪其重複補其遺闕得雜文八十八首賦三首詩四百六十三首共為五百八十四首釐為二十四卷較之九百原數已及其大半亦足見其崖畧矣又集中有和陶詩序自謂年五十二退居無事日讀陶詩擬其題以發己意得詩若干篇云云今集中乃無一篇殆別為一編

未以入集故永樂大典不收歟養浩為元代名臣不以詞翰工拙為重輕然讀其集如陳時政諸疏風采凛然而哀流民操長安孝子賈海詩諸篇又忠厚悱惻藹乎仁人之言即以文論亦未嘗不卓然可傳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歸田類稿原序

聖朝牧菴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奮而宗之卓然有成如雲莊張公其魁傑也公自弱齡以才行名縉紳間仕於朝盡讜言行直道自禮部尚書条議中書請謁親濟南俄以吏部尚書名親疾終喪省臺奏名至再至三至五六不起文皇即位關陝以西兵侵旱厲民荸政荒拜行臺中丞迺起西馳及秦民四流亡耄稚孑遺若禺魚筏蟻天毒方熾湯沸泉溢吏士猬蹶目瞠

神駭莫克拯拔公懇悃率倡務用仁術官帑不繼傾已囊橐日不勝給每每大慟民僅蘇復公疾薨天子聞之惻然憫悼贈攄誠宣惠功臣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中外嗟惜無何𦕈使憲陝西士民談道琅琅耿耿未始不悽愴以聽之秦人悲思樹石刊頌不忘公質厚剛毅正大明白仁於家忠於上確信不渝已善不伐人之善推奬若不及其文淵奧昭朗豪宕妥帖其動盪也雲霧晦冥霆砰電激其靜止

也風熙日舒川嶽融峙綽有姿容闢翕頓挫辭必已出讀之令人想像其平生千載而下凛有生氣不可磨滅斯足尚矣公素知翀其子引偕其婿翁吳肅彦清持公所輯歸田類稿三十八卷徵序因書其槩如此公諱養浩字希孟雲莊其自號也行業履歷家乘國史有載兹不容贅元統三年龍集乙亥二月甲寅朔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富珠哩翀序

人聲之發為言言之精者為文而皆出於氣也昔人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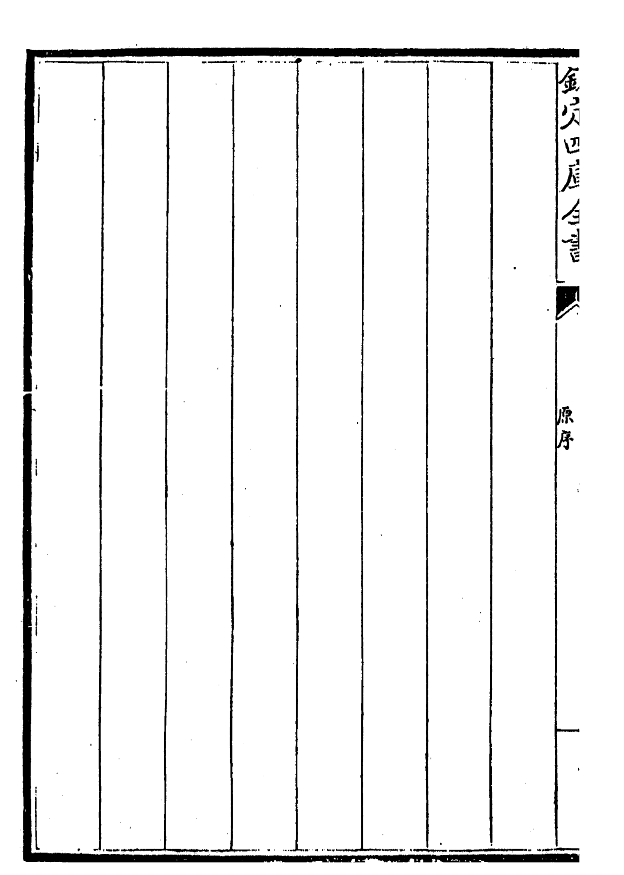
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是氣也孟子所謂浩然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者歟夫其養充而氣完然後理暢而辭達孟子之言非為作文設而作文之法執有過此竊嘗以是驗之世之人即其文之高下而其氣之大小能養與否與夫養而未至者併可以得之也故濱國文忠張公名養浩字希孟庶幾學孟子者公早負文名由至大初仕顯于朝逮延祐中天子右好文一時侍從言語之臣號稱最盛而公頡頏其間及至治時所

上時政書萬言力詆權姦變更法度非便幾蹈禍不測
諫鐙山疏謂閭閻細民戲玩非人主所宜作犯顏攖鱗
衆咸爲之恐而卒以直見賞其剛大之發沛然而莫之
禦者豈一日之致哉暨解參議中書歸卧華不注鵲山
之陽殆將十年屢名不起脩然雲莊之居悠然山泉禽
魚之樂沉潛乎經史百氏益肆於詞和平冲澹之中錯
以奇崛藻麗要其依據義理而切於日用之實流布自
然而無綴緝辛苦之態所養蓋可知已竊聞公最後起

為西臺中丞以救荒憂勞致疾而殆奉元鼓樓梁木自壞其夕有光若星殞于濟南則其平生之氣感動至于如此豈獨見于文也哉往年某至京師公已還第時公父濟南郡侯年夀八十嘗賦詩頌美以致慕向之意今公之子秘書郎引出家集示予重惜公之不可見也公雲莊集四十卷已刻于龍興學宮臨川危素履掇其關于治教大體者為此編秘書屬予以序顧以朝多名公辭謝不敢則委其集數月而請不置因為推公之所得

者如此若其世系官位之詳則有太史之傳墓道之碑

茲得而略也吴師道序



歸田類稿自序

文章天下難事自昔耗精殫神以蘄立言而迄泯泯無聞者何可枚數嗚呼奚作者夥而傳之于今者不多見耶余蚤嘗從事馬筮仕來益知非易欲中輟未能間雖操觚弄翰第因事寓懷及應酬徵索而已初非有心班古人甲當世以圖不朽之傳也歷年既久所述寖多頃退休家野出而録之凡得詩若賦若文若樂府九百餘首岐為四十卷名曰歸田類稿櫝而藏之用示張氏子

孫使知吾家亦有嗜學勤文墨如僕者庶因而有所觀感興起增光其前詎不愈于貽貨利以愚子孫者乎恐或者訾其不久而存之自列其所以然于編首

歸田類稿卷一

元　張養浩　撰

經筵餘旨

進表

臣養浩嘗讀孟軻氏書至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其風裁凛然壁立萬仞千百世下猶可令人想見藎臣之於君惟敬之至故其爲慮也深慮之深故其

期之也遠雖三代臯夔稷契伊傅周名之用心率不越此所可惜者不能告之天子施諸當代乃爲戰國區區一邦之君而發明月夜光宜彼不知其珍也然由是而使後世爲人臣者知必如此乃可盡爲臣之心爲人君者知必如此乃可盡爲君之道其有功世教議者謂不在禹下詎不信哉欽惟皇帝陛下寬仁明哲以無心而承大業兢兢守成惟祖是式而又創開經筵登進儒雅御書求治至于再三臣某忝以宮僚名預侍講之末際

兹隆盛欣感交集輒不自揆僣陳平昔所聞於先哲者著書五篇一曰君道二曰君德三曰君體四曰君威五曰君治總而名曰經筵餘旨謹繕寫成帙上塵睿覽萬一有取則臣某之遇遇前賢有不逮矣臣某無任惶懼待罪之至謹隨所著奉表以聞

君德篇第一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人君之德也堯之德曰欽明舜之德曰文明禹湯曰祗承于帝曰聖敬日躋皆輝光日新

之謂也今夫天所以轉四時括萬象者剛也惟剛故健惟健故萬古不息人君上法乎天則宜剛健厥德使輝光日新而聲色外物舉不能蝕矣夫物之感於人也始則甚微及其盛則逸不可制惟剛與明乃克勝之益明則能自知剛則能自斷割愛於所嬖止於擯發回心於篤好改行於已然非於人心道心瞭然者不能況人君與天體雖殊而其心則一隱顯之間影響斯應一念之善雖未形諸言天必應之以和一念不善雖未見諸事

天必應之以異所以自古帝王遇災警省發政施仁卒能變而為祥者往往由此舜何人哉顧立志何如耳

君道篇第二

天之道即君道也天道無私人君亦無私堯舜禹湯有天下而已不預焉公也桀紂幽厲有天下而民不預焉私也公者以天下為心一己之奉不計也私者以一身之樂一時之適為心天下皆失其所不恤也然而數千載下聞堯舜禹湯之風者莫不感戴如父母聞桀紂幽

厲之風者莫不疾恨如仇讎回視當時所樂若瓊宫瑶臺今皆蕩為太虚之塵而無毫髪縱影之可見其昭然而存者貪暴之名萬古如一日嗚呼堯舜禹湯動相規戒不自暇逸其始也若自苦由今觀之乃大安也大榮也大樂也桀紂幽厲窮奢極欲人莫敢言其始也若自得由今觀之大危也大辱也大戚也嗚呼聖人立教每以堯舜禹湯為天下後世法桀紂幽厲為天下後世戒者其有以夫

君體篇第三

維簡維靜為人君之體簡非省事謂不侵臣務也靜非無為謂應物而物不能撓也鑑之空衡之平物有萬殊美惡輕重靡不畢見者得應物之體也故聖人之治天下泊乎其心與衡鑑等爵以待有德不敢私於所舊刑以待有罪不敢貸於所親況人君以一心而應萬機之繁以一身而臨億兆之衆深居九重而欲使天下皆安百官皆舉其職非於賞罰之柄握之堅行之必其何以

臻此我世祖皇帝臨御三十餘年而賞罰之柄未嘗一日或失端嚴簡重而天下歸心昔漢高既帝矣擁戚姬騎周昌項慢駡臣下故四皓恥而不仕唐太宗由秦邸而踐天位好勝自矜猶藩王之轍是皆有失乎人君之體也然則得體之道柰何曰敬

君威篇第四

盛飾儀衛非君威也專於誅殺非君威也峻其宫闕城郭非君威也然而為威者何不殺諫臣以作臺諫敢言

之氣此天子之威也古人喻諫者為批龍鱗又為犯雷霆幸而見從猶慮不測萬一致怒輕則杖之重則刃之又重則籍而族之自非忠懇出于極不得已孰肯舍身為國甘受如許之禍哉故自古迄今人臣以諫聞者百無一二王者知其然故表木以來之和顔以聽之重賞以勸之人猶畏首畏尾而不至况壓以勢而中之以法孰敢伸其喙哉大哉人臣之納諫也必有拂乎人君之心使其言惟務於順則非所謂諫矣然順心之言多喜

逆心之言多怒者亦人主之常情但於其將怒也反而思曰彼所以冒罪而諫者抑為誰歟苟為國為民則是忠於我者而怒之則天下必將懲艾而為不忠矣嗚呼為人君而使天下以言為戒則何弊不生何奸不起何亂不作人主誠能如是思之則凡進言者萬不至於加罪矣故前代以不殺諫臣為天子家法告之宗廟傳之子孫頌詔天下真後世人主享國綿遠之計哉

君治篇第五

夫人君致治之要有三一曰宰相得人二曰臺諫得人三曰左右侍從得人益得人則朝廷尊而君德日盛於斯三者而左右所係為尤重昔孟子謂左右前後皆薛居州王孰與為不善左右前後皆非薛居州王孰與為善夫宰相臺諫進見有時左右之臣則朝夕所親炙茍不嚴示以法使之恒有所警則雖宰相臺諫之職亦將有所不能行矣夫君子多易疎小人多易親益君子惟知納君於善詭隨容悅雖死不為小人惟知諂佞奉迎

百無顧一或不察則以忠者為不忠不忠者為大忠矣三代而下有國家者所以致治致亂大概不出此二途善乎楚共王之言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所益焉其功不細申侯伯與我處常恣縱我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所益焉其罪不細於是重賞筦蘇而逐申侯嗚呼人君能以是為心則天下何患乎不治

奏疏

諫燈山疏

至治元年正月初七日大中大夫叅議中書省事臣張養浩謹齋沐信宿頓首百拜昧死實封獻書于皇帝陛下伏念臣養浩才行無奇竊食于官殆三十年矣每愧出仕明時無有寸報玆盇伏遇皇帝陛下英明仁孝自登大位近除凶慝遠鎮邊荒親祀祖宗溥恩黎庶薄海內外為臣為民者無不懽忻踴躍以為世祖規模復見

今日而陛下又頒詔旨凡百政務一遵世祖皇帝舊制為臣民者愈益懽忻思覩治化臣養浩近聞一事不無所疑欲默不言受國厚恩有所不忍欲言恐天威一震勢無生全然人臣事君寧坐犯顔不敢緘默外人皆曰今歲正月十五夜聖上欲于宮中結綺為山樹燈其上盛陳諸戲以為娛樂臣養浩初聞其事意謂妄傳豈有萬乘英明仁孝之君臨御之初而肯為此浮華無益之事既而質諸近侍頗以為然臣養浩不敢遠引古昔欽

惟我世祖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雖市井之間燈火亦禁益聖人之心所慮者遠所防者深況宮掖之嚴尤當戒慎往歲曲律皇帝由輔導非人剏構燈山喧闐數夕迄今中外百官嗟惜不已雖取樂于一時而史冊書之適足為大不樂于千載臣養浩于今月初六日密言此意于左丞相拜珠丞相第曰已知臣養浩不勝慺慺螻蟻微誠塵瀆天顏借陳所見伏願皇帝陛下以世祖皇帝崇儉慮遠為法以曲律皇帝喜奢樂近為戒

寢其燈宴止其所為之山臣養浩雖獲罪于聖明而于
平昔報國之心庶少白今日矣其從與否伏乞聖鑒臣
養浩俯伏玉階罪當萬死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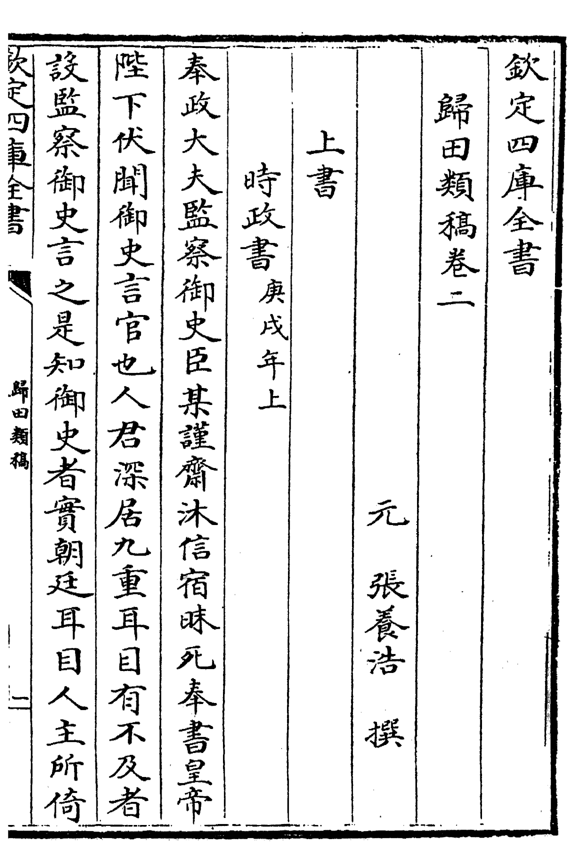
西臺上王者無私疏 洛內臺聞奏

臣某伏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無私
恩又聞聖人謂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蓋
堯之所以能則天而為君者其道無他至公無私而已
矣夫名爵賞罰天下之公器所以奔走豪傑懲勸臣下

初非為人主喜怒之資而設也如欲賞一人則當詢諸省臺若省臺以為可賞然後賞之是慶賞無所私也如欲罰一人亦當詢諸省臺若省臺以為可罰然後罰之是刑威無所私也夫賞無所私雖至舊至親者不敢妄有所祈罰無所私雖至愛至狎者不容有所貸三代有國家所以享祚綿遠垂拱無為而天下乂安者其道由此欽惟皇帝陛下寬仁大度早歷艱難天相民獲迄復于今龍飛伊始願陛下思得之之難與天下從新更始

萬幾之来稽諸祖宗成憲而陛下應之以無心處之以無職毋因怒而輒刑人于市朝毋因喜而輒加官于左右凡進諫者皆為主進忠之人顧自陛下為始勿加誅戮以彰聖明傳之萬世子孫永為家法夫賞善罰惡國之大柄此而公當帝王之能事畢矣卑職承乏臺官不避斧鉞謹言如右

歸田類稿卷一



歸田類稿卷二

元　張養浩　撰

上書

時政書庚戌年上

奉政大夫監察御史臣某謹齋沐信宿昧死奉書皇帝陛下伏聞御史言官也人君深居九重耳目有不及者設監察御史言之是知御史者實朝廷耳目人主所倚

以為聰明者也伏自世祖皇帝立御史臺迨今五十餘年矣昔阿哈瑪特飾奸亂政臺諫不言為盜殺之僧格罔上酷下迨其誅滅世祖皇帝震怒臺臣不先事而言幾至危殆是知國家未嘗負言官而言官則有負國家者矣况陛下方總羣策以收太平之功責言於人而以言責之萬不如是政使或爾死自其職又可避乎臣自承乏言官常欲披肝瀝膽具白當世之務以父年喜懼章成復毀者至于再三儻朝廷憐其居職不能不言之心

少賜清閒使竟其說或誅或竄止於臣身則受辱之日皆感恩之年也臣嘗觀自古國家之難多伏於治平無事之日為人臣者欲及未然而言則恐敗無實迹人主忽焉而莫之信欲俟已然而言則又恐事成不救貽人主無可奈何之憂世徒知聽言者難而不知進言者為尤難也夫子之於父非不親且敬也惟親也故有過不敢不爭惟敬也故爭之不敢不盡其誠為父者若曰吾尊也汝卑也奈何汝不我從而欲我之從汝言或及此

則人子之職隳矣臣之於君與是奚異伏惟皇元有天下垂百餘年始則太祖皇帝以義兵起朔方次則憲宗皇帝以勤勞紹國統次則世祖皇帝以賞罰一天下又次則成宗皇帝以簡重守成功列聖相承咸有彝憲初陛下撫軍漠北天人胥順靈旗所指輒以捷聞中外之心願其即真懸懸焉殆如農夫之望歲會奸謀內構欲僭宸極天下之人皇皇焉又如盜入其家靡所寧止賴宗廟之靈社稷之佑太母元弟之斷虐焰已灰期月之

中民之翹首企足以遲六飛之至者不契而同遐邇一意後聞正位上京士賀于朝民慶于市于以見臣庶之欣戴陛下者可謂至矣以陛下孝武英睿鴻福永年因民之心仍祖宗之憲少抑浮費則隆熙之治可必底無疑固不必紛紜更張求勝前人為也傳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前輩亦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伏願陛下詳味斯言則致治之方有不難見大抵厥今天下譬則一室祖

宗基構塗茨靡儆不完但陛下擇一二端重者臣謹而守之自可坐享億萬年無疆之庥況陛下龍飛之始已詔中外凡百一遵世祖皇帝舊制當時識者僉謂聖心及此幸執大馬而近年以來稽厥廟謨無一不與世祖皇帝時異者豈陛下欲自成一代之典以祖宗為不必法與將臣下工為佞辭陰變之而陛下不知也世祖皇帝時官外者有田今乃假祿米以奪之世祖皇帝時江南無質子今乃入泉穀以誘之世祖皇帝時任人必循

格今則破選法以爵之世祖皇帝時守令三載一遷今則限九年以困之世祖皇帝時楮幣有常數今則隨所費以造之世祖皇帝時省臺各異遷今則侵其官而代之世祖皇帝時墨敕在所禁今則開倖門以納之世祖皇帝時課額未嘗添今則設苛禁以括之世祖皇帝時言事者無罪今則務鍜煉以殺之彼當國者始言齊政令以甦民瘼今則瘼愈劇而政令紛然始言實鈔法以阜邦財今鈔法愈虛而經費日詘始言下情弗達今壅

敝愈甚始言一新視聽今遐邇怨咨始欲去弊而弊益繁始欲變法而法愈壞其他奸謀詭計謬論詐忠以熒惑朝廷欺天罔人惟已是利者殆難枚舉臣欲默而不語則恐厥後事功不效為臺臣者責無所逃欲覼縷言之伏見陛下信彼方深任彼方篤非造次一語所能迴然竟不免冒雷霆之威終為國家言者誠不忍祖宗百餘年富寔完美之業一旦為二三小人幅裂而絲棼之此臣所以不避一身之禍上為列聖惜下為天下百姓

憂欲使彼聞而改之不致有撓棟覆餗之虞以成朝廷圖治美意云耳夫人固有聞其言則若有為施諸事則無實效聖人謂言之非難行之惟艱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不可不察昔趙括學兵於父恃其辯自謂天下莫敵然其父則不為許母問其故父曰兵者死地而括每易言之使其為將必敗人軍後趙王將括母上父言不聽未幾果坑趙軍四十萬長平身亦不保夫以趙括談兵意其料敵制勝如在目前然父灼其必敗者政以兩軍

之交千變萬化未嘗躬歷其險欲以三寸舌為戰勝之具安往而不敗哉此古人所以重質愿輕浮華薄巧言敦實行務守成重改作者葢有見乎此也且祖宗之得天下也非一朝一夕之積其立法也亦非一臣一士之謀比及尺地之獲一令之出族晝朋議曠時引月然後定焉今乃於頃刻之間因一人言紛紜變易豈不輿陛下初年詔旨大相戾乎葢嘗伏慮厥今天下藩鎮無有外敵無有犬盜竊發者無有官官作福者無有女謁亂

政者無有然而所以未極於治者良由任事之臣惟利目前而不虞其久遠之獘惟知泥古而不察時勢之難惟知曲意迎合而不知進逆耳之忠言惟務一切更張而不知繩武祖宗足以為治今姑舉其害政太甚者一十事試為陛下言之一曰賞賜太侈益聞自昔國家之制賞典將以來有功昭有德砥礪羣情鳩集庶事者也故功有大小賞有重輕德有厚薄爵有高下輕其所重則勤勞之人解體高其所下則僥倖之徒生心是以善

為國者當其可賞雖仇而不吝其不可賞雖親屬不以假之況貨財非從天降地出皆世祖皇帝銖累寸積而致之百姓罷精殫力而奉之將外供上帝百神之祀成朝聘享頫之禮待邊陲征戍之需備年歲凶荒之變施當其度則國足民逸上下裕如少失其宜則國困民乏中外騷動陛下所知者謂堂堂天下何珍不有何奇不臻隨取隨盈故不靳惜而不知四方萬里之外窮鄉陋邑疲氓釐婦髮鶴於耕手龜於織采玉者躡不測之危

煎鹵者抱無涯之苦揀金求珠者冐莫能度量之深比至積微成巨剔偽存真變惡為美改朴以文不知為日幾時為功幾許為費幾何然後得入有司之選其上之也水焉則舸陸焉則輿虞其盗也則又抽兵以衛之調民以警之乾没則責償於見官腐壞則倍徵於来者其成其貢其来其入其始其卒在下者有如此之難茍因一笑之歡一醉之適不論有功無功紛紜賜予豈不厭民心糜國力哉昔韓昭侯有獘袴命左右藏之或以為

言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顰一笑顰有為而顰笑有為而笑今袴豈特顰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夫古人以獎袴之微為重於顰笑猶不輕以假人況累朝內帑所儲珍奇寶玩之物又豈特獎袴之比哉昔我世祖皇帝臨御三十年乘輿服御皆尚儉素左右之臣雖甚愛者未聞無故而得尺帛寸金之賜故能外芟寇亂內杜臣奸國用日饒威權兩盛茲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取法者歟伏覩陛下即位以來每及民瘼常欲銳意愈之其子愛

元元之心非不切矣然四三年閒呻吟者尚多豈非朝廷於恩賞慶賚之際或未惜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語曰節用而愛人臣嘗岐而二之今乃知節用斯愛人傷財斯虐民矣伏願自今凡有所賜上思世祖皇帝惜財富國之意中思聖人制度之言下思百姓殫力罷精之苦將不待旁取他求而公私無不給矣二曰刑禁太疎竊聞法者天下公器將以威奸弼教保民于一者也比見近年臣有贓敗多以左右賄賂而免民有

賊殺多以好事赦宥而原加以三年之中未嘗一歲無赦殺人者固已幸矣其無辜而死者冤孰伸耶故古人以赦為偏枯者政以謂此按書眚災有赦五刑之疑有赦周官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誤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肆赦之原益出乎此叔世往往以赦為可禳災祈福故嘗輕易頻數抑不知福者由人積德累行而生非縱惡惠奸之所能致為田而護稂莠徒損苗嫁不足以言仁為國而宥奸

貪徒撓良善不足以言福貴為天子何靈不佑何祉不集尚奚假彼狴犴胥靡之助使其宥而知改猶或庶幾如狃恃寬恩豈不益滋其惡臣嘗官縣見詔赦之後罪囚之出大或仇害事主小或攘奪編民有朝蒙恩而夕被執旦出禁而莫殺人數四發之未嘗一正厥罪者又有始焉鼠偷終成狼虎之噬者問之則曰赦令之頻故耳意者以為先犯幸而不死今犯即前日應死之罪兩槩人貲而止坐一罪於我已多況今犯未必死我因而

遠引虛扳根連株逮故蔓其獄未及期歲又復宥之豈人性固惡防範不能制哉誠以在上者開其為盜之途故也又古之赦令出人不意今詔稿未脫而奸民已復羣然誦之乘隙投機何事不有以致為官者不知所畏罪露則逃為民者不知所懲釁深益熾又古者犯法受刑令也犯法受賞其曰禿魯麻者尤為奸盜之招深損威權甚非導民以善之義者漢司馬吳漢病光武問所欲言他無所及惟曰願謹無赦諸葛亮治蜀軍旅數興

赦不妄下而敵人畏之唐太子承乾為長孫皇后病請肆赦以求福后曰赦者國之大事惠奸敗法何福之為是知自古明君良臣賢淑之后固未始以數赦為美事也伏望朝廷自今臣有犯法止左右毋得祈請好事當原者先老幼疾廢其餘犯者一麗於法如此則刑罰中而臣下肅矣三曰名爵太輕伏覩陛下正位宸極皇太子冊號東宮以來由大事初定神罷再寧喜激於中故於左右之人往往爵之太高祿之太重微至優伶屠沽

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叅政者其他因修造而進秩以伎藝而得官曰國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於朝自有國以来名器之輕無甚今日夫爵禄人君所以厲世磨鈍使天下之人駿奔事功而不容後者以其有此而已故書謂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苟不論臧否勞逸因一時之懽輒加以極品之貴則有功者必曰吾艱苦如此而得是彼優游如此而得是則自今孰肯赴湯蹈火以徇國家之急也哉大抵人所以重夫勢

者以衆不能皆高而已獨歸然衆不能皆豐而已獨綽乎有餘故也譬則狐白鳳錦惟服者少故人以為貴若人人服之則與毳布奚異焉使其受而知足猶可萬一等而上之厥心谿壑其為患也庸有既乎今夫鷹隼所以易制者不過恒使之飢焉而已矣一或厭飫鮮不決雲叛主而去名爵於人何以異此以其班資之降殺服色之等威宜若虛名以言夫與奪輕重之間則朝綱張弛人情離合國體强弱係焉古之人有見乎此故寧賜

人以金帛他物不以天下公器假人衛仲叔于奚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湖陽公主為子求郎漢明帝以為苟非其人民受其獘我世祖皇帝朝伯顏丞相負平宋大勲官止金紫光禄大夫今朝廷諸大臣不知有何勲何戚無一不階開府儀同三司者使其有伯顏丞相之功則不知復以何官與之伏望自今量加沙汰其有夙嘗近侍立功漠北奉特命而官者聽其仍舊以貢獻以請謁如墨勑斜封之類下有司拘括已授者滿

日黜降未受者一遵選格差除如此則僥倖者無隙可乘朝廷尊而名爵有所勸矣四曰臺綱太弱夫國家之有臺憲猶邊陲之有禦兵雖敵人遠遁而反側之患不可不防雖奸黨斂蹤而專擅之謀不可不察其或見敵人之來而攻之過悠闇小人之僭而擊之失實在上者則當嘉其爲國優而容之以伸其勇敢之氣而收他日緩急之用夫畜犬將以吠盜不可以盜戢而畜不吠之犬豢貓將以捕鼠不可以鼠伏而豢不捕之貓此舉世

所共知也然犬之吠也豈必人人皆盜見其不熟於目者無不吠也貓之捕也豈必物物皆鼠見其可適於口者無不捕也若犬以吠非其盜而烹貓以捕非其鼠而逐將見盜鼠不勝其繁而犬貓有不勝其屈者矣且責言於人而以言見罪是猶飲人以酒而以醉見疎馭下之術恐不如此昔我世祖皇帝每戒飭臺臣及下求言之詔必曰其言可采優加旌擢如不可采亦無罪責夫冕旒之前言不中禮宜若可罪然國制不論者益恐因

一人而沮天下之善為細故而失天下百姓之計也茍以一言不中徑加誅戮則天下必將箝口結舌無復告以善道者矣上不聞善則何獘不生昔唐太宗嘗曰自古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莫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以至滅亡朕既深居九重不能見天下事故布之卿寺以為耳目勿以天下安寧便不存意觀太宗之言與我世祖皇帝求諫之意數百載下若出一轍於戲聖哉伏惟御史臺乃國家耳目所在近年以来紀綱法

度廢無一存昔在先朝雖掾吏之微省亦未嘗敢預其選今閫臺之官皆從尚書省調之夫選尉所以捕盜也尉雖不職而使盜自選之可乎况中外之司論其關係重者無過省臺就二者言之臺為尤重蓋省有宰執為朝廷股肱臺有言官為朝廷耳目夫人必先聰耳明目然後乃能運用股肱若耳目有所蒙蔽股肱雖能運動詎得如其意哉以是論之則人主茍欲保全宰相莫若精選言官言官得人則宰相必恒恐懼脩省不至顛危

言官不得其人則宰相必肆行非度卒與禍會是知言官之嚴乃宰相之福言官之懦乃宰相速禍之階臣嘗觀史籍所載自古奸臣欲固結恩寵移奪威福者必先使臺諫默然乃行其志為人上者苟不時引臺臣訪以得失則奸至前而不察獘盈外而不知釁伏中而不聞庶績隳而羣心揺矣臣固知堂堂聖朝萬無許事然臣自弱冠從事久叨國恩不勝拳拳報上之誠所以不容不言於未然也五曰土木太盛比見累年山東河南諸

郡蝗旱薦臻沴疫暴作郊關之外十室九空民之扶老攜幼纍纍焉鵠形菜色就食他所者絡繹道路其他父子兄弟夫婦至相鬻爲食者在在皆是當此災異之時朝廷所宜減膳徹樂去幾緩刑舍禁蠲征損服御發倉庾止貢獻停一應不切之役下紓民力上答天心今聞泂城中都崇建南寺外則有五臺增脩之擾內則有養老宮展造之勞括匠調軍旁午州郡或渡遼伐木或濟江取材或陶甓攻石督責百出蒙犯毒瘴崩淪壓溺

而死者無日無之糧不實腹衣不覆體萬目睊睊無所
控告以致道上物故者在所不列佀此疲氓使佛見之
陛下知之雖一日之工亦所不忍彼董役者惟知鞭朴
趣成邀功覬賞因而盜匿公費奚暇問國家之財詘生
民之力殫哉夫自古帝王非無土木之役也惟相時而
舉度力而行可則興否則輟其有必為不容已者則基
焉以待歲年在下者既知上之人愛惜如是故臨期操
畚荷插樂然趍事靡遺餘力焉謹按禮凡土功龍見而

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聖人謂使民以時者葢指此而言也昔魯公城中丘城郎皆當長養之月故夫子筆之春秋以昭其失夫人君所恃以為國者無急城郛焉使築之非時何損於政而聖人畧不少貸必大書特書者葢天之於物也無不愛王者之於民也無不養養民之道無他不奪其時而已矣時不奪則民力足民力足則生理饒生理饒則禮義興禮義興則風俗美風俗美則教化成教化成則天下治故為國以

養民為本養民以不奪其時為本故春秋諸營建無巨細必書誠以民力為重故也昔漢文帝欲為露臺計用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唐太宗欲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元素以百姓瘡痍未復太宗遂罷其役夫以天下之富視百金之費一宮之建真不啻九牛之拔一毛而文帝太宗猶以勞民耗物而止況五臺新寺等役其費豈止百金其勞豈特一宮之役其直又豈止中人十家之產而已伏

顧陛下於是數工而罷其一無俾漢文皇唐太宗專其美於前則天下幸甚六曰號令太浮夫上有所為而天下無不響應者號令之信而已矣號令之於國猶血脈之於人血脈無凝則疾病不作而人必安號令推行則奸惡不生而國必治書曰慎乃出令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命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言人君當慎重其命不可輕易出而造次發也臣伏見近年朝廷用人不察其行不求諸公縱意調罷有若奕棋其

立法舉事亦莫不爾雖制詔之下未嘗有旬月期年而不變者又甚則朝出而夕改於事甫行而止者隨至一人昉仕而代者踵隨不惟取笑於一時又貽口實於後世廟堂之上舉措如此則外方他郡事體可知原其所以致此者葢由執政褊心自用恃寵大言人情有未諳時勢有未審事理有未達或急於迎合之私或牽於好惡之過或狃於聞見之迂所以輕率無謀而徒為是紛擾也昔世祖皇帝每舉一事明見其可亦必下公卿大

夫館閣諸老集議何則益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獨任則小任衆則弘至其聽覽之時又必出而坐於路寢之外其或不出亦必畢入羣臣使各罄所懷如此而情偽之間猶有未悉況今省臺奏事多則三人少則一人其餘同僚皆不得預有一人得旨而出衆人懵然不知者有衆人欲奏而得入之人抑不上聞者欲望下情上達上澤下布其亦難矣臣愚乞自今凡有更革之事仰遵世祖皇帝館閣集議舊制使彼悉心叶意博詢利病詳究

可否然後面同入奏庶幾命令之出有建瓴之易無反汗之難若官若民舉知遵守而無翻覆不一之患矣七曰倖門太多伏聞衆星麗天其所拱者北辰百辟在官其所奉者天子次天子而尊則太后次太后而尊者則皇太子焉雖親且貴要皆人臣事無專制義無獨行所謂尊無二上者是已今國家為制寬大所以諸王宗室皆有生人殺人進退人之權夫慶賞刑威當出於上久假不歸則飛揚跋扈之勢成有不可制之一旦者矣

惟謹於始則無後患防於漸則無近憂夫水之微也杯土可塞及其盛崩城不足障之火之微也滴水可救及其盛決河不足滅之是故自古聖君賢相所以能逆折亂萌潛消禍本使天下陰受其賜而弗之知者灼此道也臣比見天下淫僧邪巫庸醫謬卜游食末作及因事亡命無頼之徒往往依庇諸侯王駙馬為其腹心羽翼無位者以之而求進有罪者以之而祈免出則假其勢以陵人因其衆而結黨入則離間宗戚造搆事端唱以

甘言中以詭計中材以下鮮不為其所惑如近闒闒出
太子賴發覺之早未嘗變生少有不及豈不可為寒心
也哉其致此者非但下之人不知涯分自底滅亡抑亦
在上者恩之太重御之太寬有以縱之使然也夫自古
亂臣賊子初亦未嘗敢有覬覦神器之心或以辨給遇
或以訴諂入或以伎藝親或以功利合久則愛愛則賞
賞則驕愛之極則肆始焉望闕而不敢進今則出入如
已家始焉被問不敢言今則縱談無所忌始焉蹴踘而

心悖今則驕其驕而服其服始焉妻妾皆常人今則貴族宗藩之所御者使其能夕惕兢兢深自貶損尚或可免苟因是而思曰吾所服如此所驕如此所御如此其去南面之貴復有幾何於是求所不當求問所不當問日滋月熾惡積罪盈乃從而按問誅之非在上者有以縱之使然而何故君之於臣也尚嚴而不尚和雖愛而不錫以過分之賞縱狎而不受以非據之官非政則不與之言無故則不命之坐非大勲勞則不賜以車服珍

異之玩何則益謹微防漸其理不得不然也臣之於君也尚敬而不尚諛過位則變入門則僂背闕而坐者糾蹴馬之芻者罰道馬則下車有命則不俟駕而赴何則益臣近於君恐其褻瀆慢易預遠不敬故也於戲使上下胥盡其道則自古敗亡之禍豈復踵於世哉昔漢宣帝時徐福言世臣霍氏太横宜以時抑制保全書凡三上不報其後霍氏竟以不軌亦族當時議者謂不從徐生之言以致君臣兩失臣見厥今藩王宗室左右大臣

修肆尤甚伏望朝廷自今待宗藩以恩而濟之以義遇羣臣以禮而輔之以嚴凡一切鄙俚之談隱微之請並賜禁絶庶使尊卑之分明而政柄歸乎一矣八曰風俗太靡嘗聞治天下有至簡且易之道倡於上則應之於下作於邇則應之於遠端一身而千萬人化者風教之謂也夫一家之風欲正為親者所宜先之一郡之風欲正為牧守者所宜先之一國之風欲正為儲侯者所宜先之益自上而下者謂之風因上而成者謂之俗故風

俗國家之元氣風俗厚則元氣盛而享國之日長風俗薄則元氣衰而享國之日不敢必故古之善觀人國者察乎此而已矣臣伏見方今之俗以華相上以偽相高在仕者愚玉碎而才瓦全貴雷同而鄙崖異以氷蘗為沽譽以脂韋為達時以吹毛求疵為異能以走勢趨炎為合變順已者雖蹠蹻而必用逆已者雖夷惠而靡容自非確焉有守不顧一世非笑者出而正之則未易善其後昔唐天寶之際其風俗可謂汰矣至代宗以楊綰

為相以清儉率下拜命之日朝野舊習為之頓衰郭子儀方宴邠州聲樂減五之四京兆尹黎幹出嘗騶從數百止存十餘御史中丞崔寬第舍甲一時即日撤而毀之其他聞風而化者不可勝紀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為有徵矣第後世為相者夙無致君澤民之誠一墮紛華頂踵俱變既乏時望又不能勉自克治苟假威權為巳尊重所以立之而人弗立導之而人弗行綏之而人弗來動之而人弗和一切旻

馬不勝其難者由行不素修聲望不素孚於人故耳古人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語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孟軻氏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非以此歟夫以宰相之賢而猶使人感化之速如此況貴為天子果有志於移風易俗信乎其不難矣九曰異端太橫伏聞三代有天下者以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視民飢寒不翅在己故并天下之田使民均有其業其有逸居不事其業者謂之閑民倍其賦以責之古

者十農夫而閑民或一今也十閑民而農夫僅一焉欲民無飢寒之虞邈矣夫富民之道固不必家賜戶賞塞其蠹財害民之源而已昔漢文帝以錦繡綦組富商大賈為侵牟農利傷害女紅猶議禁之況百此病民者顧可恬然莫之省耶臣見方今釋老二氏之徒畜妻育子飲醇啗腴萃逋逃遊惰之民為暖衣飽食之計使吾民日羸月瘠曾不得康秕藍縷以實腹葢體焉今日誦藏經明日排好事今年造某殿明年搆某宮凡天下人迹

所到精藍勝觀棟宇相望使吾民穴居露處曾不得茸茅撮土以覆頂託足焉彼不知惠迪從逆之原妄談禍福不知原始反終之故謬論死生簧鼓流俗聚徒結黨使人拖五穀以為之食奉絲麻以為之衣納子弟以為之童僕搆木石以為其廬室而人見其不蠶不稼不賦不征聲色自如而又為世所欽為國家所重則莫不望風奔效髠首從遊所以奸民日繁實本於此今夫田野之農終歲勤勞猶不免饑寒之苦彼一祝髮則情欲厭

足莫敢誰何固無訶其舍彼之難為此之易也使其精嚴所業真能為國祝釐延祚猶為庶幾今也盗獲者有焉奸敗者有焉謀反大逆者有焉夫人必先齊心明德然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茍穢惡周身彼神明方且惡而走避之不暇矧肯歆其祭而降之福哉昔世祖皇帝嘗欲沙汰天下僧道有室者籍而民之後奪於衆多之口尋復中止至今識者為深惜焉古人謂一農夫之耕十蠶婦之織不能衣食一僧益言其蠧財害民之甚也

臣嘗略會國家經費三分為率僧居二焉以之犒軍則卒有餘糧以之振民則民有餘粟以之裕國則國有餘資彼燒壇設醮吹螺伐鼓奚為哉近者至大二年十一月昊天寺無因而火天意較然可為明監伏望自今諭旨省臣凡天下有夫有室僧尼道士女冠之流移文括會並勒為民以竟世祖皇帝欲行未及之睿意豈不可為曠代未聞之盛典也哉十曰取相之術太寛伏聞宰相之職代天理物表率百僚國之柱石民之冠冕於是

乎在其賢與否天下治亂係焉嘗考詩書所述歷代史冊所載有政熙時泰四夷貢職吏良民義者必由天子命相得人而致之其有紀綱紛糾羣小競進海內刓獘災異薦臻者必由天子命相不得其人而致之故古者命相内則詢諸大臣外則酌之輿議上以稽諸國典下以應乎民心殆不可寵一人使千萬人受害徇一已好惡廢天下後世議論之公以堯舜之明將有所登庸亦必四岳是咨而不獨主已見豈非宰相任天下之責其

勢不得不與天下共選之故歟或者以為人君任相可斷之獨而不可奪於衆是不知夫所謂獨者集衆人之議折衷一言之謂是豈弗謀於下惟已是任之謂哉嘗見前代人君拂衆命相以致禍敗者不可勝紀試舉其尤者一二以著監戒焉唐明皇之於李林甫德宗之於盧杞天下之人皆以為奸邪不可相而二君獨任之不疑疵惡排賢卒致播越之禍葢嘗因是以思奸臣所以結知於上牢不可破多由語焉而隨聲行焉而承意探

其將喜而先之以笑逆其將怒而激之以言好樂則開以鄭衛之音好貨則進以聚斂之說好飲則導以宴游之樂好獵則牖以馳逐之娛凡百所好靡不委曲承迎在上秪知其益已而不知有大損在焉秪以為愛已而不知有大不愛存焉故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葢忠臣直士多責難於君故其言往往若不可聽然反而求之則所慮者遠所防者深佞臣邪士多貢諛於上故其言往往若所樂聞然

徐而察之莫非淺近無益之事人君誠能拒其所樂聞而勉强迴心以從其所不可聽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漢唐可有國至今不絕也欽惟皇帝陛下肇登寶位推心御物納諫如轉圜人有片善不考其素輒超資獵等用如弗及是知陛下於用人聽言之間可曰兩得之矣然言有是非貴於詳審人有賢佞貴於别白似是而非似賢而佞聖人謂惡鄭聲之亂雅惡紅紫之亂朱者不可不察比聞中外皆曰朝廷近年命相多結罪入狀自

求進焉若無其事何幸如之萬一或然自古豈有入狀而為宰相之理今夫一縣一邑將任一主辦小吏猶必擇其廉慎素為衆所信服者為之豈有宰相國家安危所係而各從其自舉哉伏望朝廷自今凡有大除拜宜下羣臣會議惟人是論毋以已所好惡上所憎愛者以私去取焉將見廟堂無冒進之嫌人主無偏聽之失公道開而人君之能事畢矣臣聞世祖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方內寧謐臣嚴其威民孚其德者不過於此十事見

之明守之固行之必焉而已矣然功雖賞而不至於泛
罪雖罰而不至於苛知名爵為報德酬功之具而不輕
授知號令為戢奸弼教之物而不屢更臺綱虞其弱而
激厲者多土木惡其勞而興造者少其他如躬儉素以
敦風化別異教以崇士流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此皆三
代以来聖君哲主之所謹而後世子孫所當拳拳服膺
不可忘於須臾者也觀夫中統至元之間其效為可見
矣伏覩陛下四三年之間事祖宗以孝遇臣下以仁懷

生民以惠其志非不欲追蹤世祖躋世泰和然而再易省臣迄無成功者葢有二焉一則左右之臣秖知逢迎而不知盡言竭力以效忠二則陛下惟知責治臣僚而不知改奢從儉以端本夫臣時濟世為臣子者固當以身任之然治理之成亦須人君側躬修行以應於上然後頌聲可作而王化可興經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惟陛下幸垂鑒焉則君國之術不外是矣臣養浩冒瀆威顏無任戰悚待罪之至謹言

表

辭聘侍親表 移山東憲司進奏

維天歷二年月正吉日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臣張某謹薰沐稽首敬奉表皇帝陛下臣聞君猶天也其對越之嚴靡容毫髮有偽詩曰惟皇上帝臨下有赫蓋言天監昭明無隱而不燭也欽惟皇帝陛下聖聰天縱好古隆文入正宸極神人胥贊克清國難曾不逾時所恨臣某誕際休明寢及衰暮重以母年喜懼兄弟獨

無日者伏聞有旨特除臣翰林侍讀學士尋用臺薦又除西臺御史中丞臣某有何勲閥行能兩日之間疊膺二品清要之職撫心自省感愧交集不及此時具陳其愚將恐厥任弗荷自貽伊戚伏念臣某甫出弱冠所學未竟恪遵父命黽勉仕途降志趨榮以為親喜幸無顛躓歷壓省臺間有所為實出狂簪或者因指為能每自反觀甚弗安也夫士固有偶爾致名夷考其實則空空無有者臣某往聞我世祖皇帝興師伐宋兵駐襄樊衆

方習武一校獨燎鐺作食倐報寇至即倉皇覆實穿鐺耳以懸馬後鐺尚焦熾烙馬馬奔徑哭而前寇為披靡主將壯其驍勇拔之行伍超授以官臣之才名誠不異彼今若善于自白萬一再誅戰勲則臣前日僥倖所獲者必將瓦裂不能有存矣所以自臣先父遺世泯迹于仕甘老雲莊垂歷十年九七承名命然迄不敢貪榮冒昧一起者其故職此玆者朝政鼎新賢能彚進憲臺遣使馳報今除横被龍光遂思自奮政使身名或隕不失

為忠擬于當月二十四日就路臣母聞行執臣之手且泣且言我年迫八旬汝髮亦素此別之後再見無期因感寢疾見臣輒泣臣陽言不往連曰汝已屬官汝已屬官使臣進止兩難委質無所欲不告而去則懼得罪于親欲中輟具行則懼獲罪于上君親皆重既懼既悲二罪曷任若肩嵩華因憶晉温嶠有行力為其母挽止太真不留斷袖而去臣欲效之慮其先行（古語子行千里母行萬里）又所不忍洪惟皇帝陛下以孝友為治其極功至德輝光

古今黄屋無心于斯尤著自今以始臣知世道復隆皇圖永固中外臣民必有安分以甘菽水之懽悔訟以熟墳蔍之好者翕然偃風雲從而雨化矣且前代帝王曲全人子為親之心稽諸方冊千古一轍伏惟皇帝陛下憐臣母老憫臣身孤宥臣言繁矜臣才拙姑如所懇以紓母憂或準六十致事以彰禮經親年八十一子不從政之義則老母洎臣某仰荷殊恩其視古之寵錫魚軒一日九遷者殆無以異矣臣某負知九重罪當萬死故

不敢循例臺請僭具表聞冒瀆天威無任惶恐戰越待
罪之至某官臣某頓首昧死謹言

與人書

上董中丞書 時年二十七臺掾滿間居

蓋聞中外之官莫要於風憲亦莫難於風憲民瘼有所
未聞國政有所不知奸惡有所不白設風憲之官使言
之玆非其要與其言也及大臣則大臣待罪及天子則
天子改容聽而信從則留連而不信不從則潔身納履

而去茲非其難與往者博陵公以搏擊之才挾敢言之氣歷事兩朝其事功燦然至今表表在人耳目然為小人中傷者凡四五賴主上聖明克終厥職崔之後特擢先朝舊臣平章軍國公不忽木以領之益中丞三品官耳今乃屬之宰相則其要且難又非前日之比矣夫軍國為人詳慎儒雅動持大體而不輕於糾彈譬之良醫治疾不專伐其邪惟以滋榮元氣為本切當合二公論之其任斯職也均為得體非崔之嚴人不知臺憲之為

重非軍國之雅人不知臺憲之為尊昔郭子儀將河南之軍蕳號令擯斥候人未嘗以為緩及李光弼代之不一日斬張用濟於轅門而人亦未嘗以為殘何則處之胥得其道故也明公忠勲累世蔚為中朝故劒大臣之家而又重以力量才猷足以壓服衆望頃因中司缺員中外一辭皆曰非閤下莫宜繼二公者既而詔下果然慮樞府之有別奏又奉特命以止之于以見聖上知人之明圖治之切眷顧世臣之重而尊風憲之寄也如此

為人臣者當何如哉走也才綿德涼不足以知當世之務自吏風憲迨今四閱寒暑其間失得頗嘗究之以意不衆同未敢輕出諸口前年因友人元復初得瞻拜眉宇而明公破城府略藩爵握手如平生歡每退輒自感激且慚無以報效茲因明公晉居風憲凡僕曩昔所懷者願由此以效一得焉伏自世祖皇帝肇立御史臺迨今三十餘年矣其間一隆一替一伸一屈理所不無然其所以為臺者則自若也葢自昔立法其始也人莫不

知懼及其久則亦莫不狎而玩焉善守法者逆知其然則必有時而振作之使玩者變而為瞿瞿者化之而至不敢犯然又不可以常常然也今夫人之所以怖雷霆者以其有時而震也設使轟轟焉日夜以警衆則人將視以為常而彼為雷霆者則亦無以取懼于人矣法之于人奚以異此僕見今之莅官者類皆因仍歲月不力于政雖任風憲者亦莫不然此其故蓋以法之與人日疎以遠而人久而自不知其流而至于忘法也自非有

以大警聳之未易善其後今莫若因閤下執憲之初以
世祖皇帝肇立御史臺之意上前申明敷奏期于必行
仍分諸道以戒飭之俾中外百司曉然知上所以任公
之意顧不偉與且公先任行省而省務再新次任行臺
而臺綱具舉後名入樞府而故奸宿獘為之一空益其
英聲茂績上以結主知下以孚于人也久但明公挈其
要振之不必曳裾斷鞅而海内之人固自翕然而耳目
新薾然而膽氣奪矣過茲以往其有饕財蠹政循默不

勝事與夫絶私徇公者無問近遠强弱選其尤者而賞罰之以示懲勸如此則號令肅而教化行積習除而紀綱立矣且人臣獻言于君也不可專恃口吻之辨自昔固有直其辭而不從婉其言而欣然見納者其故何哉誠與不誠而已矣傳有之未有至誠而不動者程夫子每當奏見則必齊戒而後入益不敢浮辭説其君而蘇老泉乃欲以蘇張譎詐險陂之言必其君之從已是豈事上之道哉況臺官所陳又非他司之比輕則奪人之

爵重則戕人之生又重則迴雷霆之威而抗江河之決苟不以誠將之一有所窒則其所係豈淺淺哉且執法之官人好之者少惡之者多無事尚且吹毛求疵幸其有失而持以藉口安可不慮於意外以中奸人之計乎以向日監察御史觀之可知已時有二人下獄伏惟皇上臨御以來宵衣旰食日圖善治無遠而不燭其渴于求賢敏于從諫三代聖王殆無以過而于臺察尤倚注焉彼當路者誠能孜孜為國隨所宜而匡救之則雍熙之俗有

不難致某嘗謂士之處世茍有心于澤民利物則當竭其職分而不容毫髮之遺若慮慮焉無意為之則當振衣山林亦不失為高尚之士畏首畏尾豈士君子之所貴哉僕也位卑言高諒無逃乎僭越之責然天下之善一也已不能行而與能者行之固不必自已出也夫以明公之賢古今事體無不灼見尚奚須此區區之論抑聞水之細者江海資其深才之微者棟梁假其峻蒭蕘之言聖賢取之以成其治傳曰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惟

閣下恕其狂斐而亮其固陋之誠以賜采覽焉幸甚干
冒鈞嚴無任待罪之至

歸田類稿卷二

歸田類稿卷三

元 張養浩 撰

序

牧菴姚文公文集序

皇元宅天下百許年倡明古文財牧菴姚公一人而已葢常人之文多剽陳襲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驅氣駕縱横開闔紀律惟意其大畧如古勁將率市人戰彼

雖素不我習一號令之則鼓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北雖路絶海嶽亦莫不迎鋭而開猶度平衍視彼選兵而陳擇地而途纔一再敵輒衰焉且老者相萬矣走年二十四見公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有所述於醼酣後讀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於繁出奇於腐江海駛而蛟岸然瞑坐辭致砰隱書者或不能供章成則雄剛古邃龍拏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皡乎其輝煜一時名勝靡不緦緦焉自閱所有伏避其路而將相喁族輩

金篚幣託名先世勲德者路謁門趨如水赴壑厥問之
崇學者仰之山斗矣每往來江湖間贐餞宴勞月無虛
朝二千石趨翼下風吟嘯自若巷陌觀者謂神君仙人
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為世所珍者李邕韓愈二人或所
乾若市或酬金奴門最其凡論之公盖兼有至其外榮
達喜施與宏逸髙朗中表惟一年愈丈而氣節愈隆顧
有前人所備然則公之竒偉瑰異者獨文乎哉公没之
十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於家凡如干篇

將板行世郎中賈煥華甫走書濟南以文序請竊惟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蘇軾氏序公與二子代雖不同要皆間氣所鍾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走何人敢於焉置喙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目者姑副所懇公諱燧字端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庵其自號云

孝子王善甫詩序

子孝於親在古為常事肇王化旣邈或詠於詩或筆諸

經或傳之史或表其門閭至近代為尤異焉嗚呼世道隆殺可見矣夫表一人之孝則舉族愧德矣表一家之孝則閭邑愧德矣表一鄉之孝則餘郡國愧德矣今人鼓舞之從臾之猶患不力於善若乃較然别其所稱明其不足道中材以下鮮不就決其防以濟厥欲則是為一夫而厲九族為一家而厲鄉邑為一鄉而厲諸郡欲俗之厚得乎哉或曰所以表之者將勸善懲惡初無褒此貶彼之謂余曰夫權衡所以防欺也不知權衡出而欺

益繁盟質所以要信也不知盟質頻而信愈寡自余貳
禮部中外婦以節聞子以孝上夫以義薦者充溢案牘
目煩於披而脘脫於署然訪諸人有勢取者有賄得者
有表甫植而陰渝其守者欲閣而不為行則懼夫為善
者沮欲轍其舊而不草又懼夫稔惡者無所懲惟覈實
詳別之庶得其人而不底於濫矣度支監經歷李愿甫
頃過余言其溧陽里人王善甫事親孝親卒廬墓側終
喪又築臺兆所而屋其上圖祖父母父母容其中以時

奉嘗其用心亦厚矣朝廷表其門為孝子諸公多贈以詩予以我故幸冠之以序切傷古道之不復而病偽善以欺人者之多也故述此以貽之庶使彼此聞而交有所警也

葛推官平反詩序

獄無小毫厘或爽死生異焉三代民物淳直罪疑者鮮聖人猶曰欽曰恤後世反淳為譎俗日以下所在犴充牧黯焉而莫辨抑焉罔克伸者十且七八嗚呼任厥

事者亦硧硧其難哉聖元以仁覆天下州縣之獄皆長官領之慮其或未悉也於路又益官曰推不殺他事俾專職焉代則朝廷等衰其績而陟黜之然非智足燭微才猷周密能權時宜者不輕畀今户部主事葛君雲卿一日過余言其為推官於汴也嘗録所上囚有孫秀者由出徵客負不肯償褫其衣以歸客誣以强刼聞有司執孫掠服某人因登舟偶蹶水死或謂舟人以計殺之承告者遽為然以刑貫其獄竊疑其偽皆平反之又有

李氏牛蹊人田田主牽歸家牢之欲白縣其人恐先以田主為盜牛聲之官遂當田主如律竊察諸隣事遂白馬其姓者夜踰垣甚家有所私為其家殺之妻以仇告獄巳具每使者臨覆重其刑莫敢異退即歔欷飲泣余即泣所詰之乃吐實竟從赦免若是昭雪者不一走聞而嘆曰使天下職獄者皆雲卿輩則垂斃而生巳穽而出既仄復然者寧無有耶夫古人治獄不迹之必而惟情之度初無疾頑幸禍之心也今夫赤子及井盲夫失

途雖甚詭者無不憫焉彼蚩蚩之氓奚其異茍一聞有犯盛氣以須之峻辭以繩之深文巧詆以中之吾見其茹枉死於非命者武相接矣仁人君子其忍爾耶大易有之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書曰惟良折獄葛君有焉故余叙其言尚俾世之官獄者知所法

和陶詩序

走嘗觀春秋列國諸臣往來朝聘宴餞及會盟之際往往賦詩以見志然所謂賦者乃引古詩或始章或卒章

斷文取意未嘗出已意為之於以見古人於詩初不必自作然後為工也詩且取其舊矧肯和韻乎蓋詩之酬和始於唐盛於宋在今為尤盛焉然唐之和者猶不拘之以韻其拘之嚴者無過於宋語雖工而其去古也滋遠夫詩本以陶寫情性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既拘於韻則其冲閑自適之意絶無所及惡在其為陶寫也哉余嘗觀自古和陶者凡數十家惟東坡才盛氣豪若無所牽合其他則規規模倣政使似之要皆不獲而强

歌無疾而呻吟之比君子不貴也余年五十二即退居農圃日無所事因取陶詩讀之乃不繼其韻惟擬其題以發己意可擬者擬不可者則置之凡得詩如干篇既以祛夫數百年滯泥好勝之弊而又使後之和詩者得以揮毫自恣不窘於步武春秋之法大復古則余之倡此他日未必不見賞於識者云

衛聖編序

自孔子没千數百年諸儒及異端冐為辭以夸詡後世

者不可選紀幼學或不能別往往謂聖人誠有是言或援以釋經或舉以誨人或施諸文字以證已見戴白之儒有轍訛執謬亦不悟其非者切懼夫鬼目之亂芝也碔砆之亂玉也稂莠之亂苗也桑間濮上亂雅樂也遂因講讀之暇萃諸子所嘗假托者以類辨名其編曰衛聖若夫老莊申韓佛氏之書與吾聖經白黑較然則其所稱有不待辨而知者惟左氏荀子及秦漢以來諸儒則不容嘿焉蓋彼去聖人未遠後世又以學術之正蹟

諸從祀顧其言乃爾詎不誤天下後世也哉令人有妄增損君長言者尚以罔上不道見斥於良有司況冠圓冠履句屨以儒自名者庸可坐視聖人之言為諸子所濁亂而不為申別也哉且聖人之言雖曰難知然其辭旨微婉若太羮元酒清廟之瑟味澹泊而音要眇與彼賢者之言固自不同而或者見其出自大儒即從而尊之信之畧不敢致疑於其間嗚呼此衛聖編之所由作也夫不得聖人之心必不能知聖人之言必不能知聖人

之事今乃加聖人以未嘗語之言誣聖人以未嘗為之事茍有所見其忍不為聖人直其屈於千載之下耶昔揚子雲非聖作經議者謂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以僕之愚輙疑人所不敢疑詰人所不敢詰任人所不敢任雖若隣於僭誕然彼讀是編者不惑於鬼目碔砆狼莠鄭衛之邪目一擊而知此為靈芝此為美玉此為良苗此為雅樂其於聖經賢傳未必無絲毫之補云

送堂邑和克齊宣差序

凡今為令者率病監縣非其人刻心撓法盛氣立威陰嗾同僚使日以私聞甚則飛謗語以怒上官滋厚息以與民市令一摇手則沮遏百端才者弛於承宣庸者甘為所壓而無所於訴此厥令州縣之常而天下為令者之通患也走嘗聞而私陋焉令者不通無術乃爾大抵人非木偶疇無良心莫猛虎狼卒使弭耳下人者得其制之之術也夫馴虣莫如仁格邪莫如正治偽莫如誠允若是雖秦越之人亦不吾梗是豈宜獨咎監縣也哉

始余授堂邑徐訪諸民僉曰監縣公和克齊德人也凡三為邑長未聞有原缺辭同列間既共事見其詳容遜語恂恂樂易政不主已惟是之從余由是大異焉蓋君胄出名閥憂豪習而敦尚詩禮又過許余為才而敬信之凡藥吾疹磨吾玷相吾瞽者繄君之力為多議者獨歸美於余過情甚矣茲因北上故不敢掩其善而掇實書之庶俾凡為監縣者聞之有所矜式云

送諭仁本序

往年赴太子詹事丞名舟次通州諸公来見者僉言清江儒士諭仁本殖學好古文嶷嶷焉其有立也循循焉其有恒也與人交愈久愈益恭遜竊嘗求師家塾歴年弗得遂介著作李君溉之奉書逆而館之於門者葢有年於兹矣初余待罪參議省事僅逾歲即辭歸築别業歴城華鵲邨為園池亭榭自娱如是者凡二年而仁本来仁本雖未如走之倦遊猒仕察其意亦若悟世幻而寨裳林壑者余既喜得閒又喜得仁本相追從每辰之

良濯清流庇深林談經論道自謂天下之樂無此加者不特仁本忘其身旅數千里外雖僕亦不自知其齒髮之邁而山林之為枯槁也今年秋仁本愀然謂余從先生遊年久凡所以闢茅塞厲駑鈍者無虛日僕雖終身事先生庸敢辭第立之親老日有書趣其還願一言終惠敬佩服之則與恒侍几席也無異矣余聞外雖諾其去而心終不能釋然夫父母之念其子固人情同耳投老而得良朋既會而難於為別者獨非人情乎哉雖然

仁本行矣夫古人之於學非必親炙其人求其道而已矣得其道斯得其心得其心則形迹遠邇有不必論者况聖人之言燎然於冊直患好之不篤思之不審而持之不堅志苟立焉雖千載之上若聖若賢皆可親炙若乃獘獘於俗學挈挈於科業忘其任道之重僥倖一第以華俗詡衆則余之望於子者邈矣大抵天爵之貴世俗所易君子則重焉人爵之貴世俗所驚而君子則有所不屑雖然抑聞仁本之親年亦云邁朝夕冀寸禄以

華其門者亦勢所不無嗚呼使其知道義之榮有非晉楚所能彷彿則今茲仁本之歸雖不佩六印懷千金而其胷中耿耿者詎不足以光里閈而增重所天也乎哉於其行故余序而及之既以慰其親又以為仁本勸仁本其勉旃

送田信卿工和林宣慰司都事序

余少聞和林漫不知為何許及来京師得諸常往者和林為朔漠窮處地沍寒不敏藝植禽鳥無樹棲而畜牧

逐水草轉徙舉目莽蒼無居民盛夏亦雪風則沙礫胥飈咫尺無所辨行者日一再食惟馬潼禽炙而已夜則直斗取道以前茫乎若迷者累月乃至驛置五十為里六千有竒朝廷以瀕衡邊要往年詔闢元帥府填之又選貴胄耆德參莊厥職而責任之專殆與一行省埒今年春帥府都事闕選數輩俱以逺辭於是堂掾田君信卿慨然請行或曰都事非正員和林非内地子今掾滿循所宜得固不失一近縣烏用自棄荒逺如是哉君曰

仕不必乎國而惟倖一身之安吾所恥也或白執政遂僾而遣之及行同事咸祖健德門外友人張某執酒前曰今人於任資格小不合意吸吸論列若無以為生既遂或所授差遠輙稱疾託故以避縱往不事事事事又不克竟者聞吾信卿其亦有所媿矣大抵天下之事常患無非常人任之得其人則難可易危可安獷可制而擕者可懐且今阻聲教者非他族別種皆國家所當股肱手足視者第以厥初怵於邪說艱於卒改故自伏於日

月所不耀之地是豈異姓諸侯王怙強逆命者比哉苟懷之以寛仁要之以信義無慼其境而遲以歳月彼有不格者乎信卿嘗與共事知其臨事有遠慮故敢以是語之意必不以為迂而冀士吾言也

送柳唐佐序

世皆曰官外者唯縣君為切民州次之府郡又次之譬則子於父母於大父母相詎寢遠其情意寖隔以薄走獨以為不然夫父母愛子固為天性其或狠忍殘酷自

戕所生彼為大父母者將忿而譴之邪亦將縱其毒而莫之恤也也茍縱而不恤則父母之罪小祖父母之罪大也茍怒而譴之使易其行則父母之恩即大父母恩也顧何隔遠之有哉嗚呼飢而啼寒而呼疴癢而為不寧或肆於嬉而及於井或輕於出而途之迷此赤子之常也於斯數者而有一焉不於父母大父母咎之而誰哉故余直不敢以縣尹為遠民者此也友人柳君唐佐由章慶使司同知出拜懷孟路總管以余嘗職民於外

過而求言焉切謂吏之於民親之如子是或一道故以是説贈之若夫唐佐之才若行詳見清河元明善序兹故不及

送郭幹卿序

余平生交遊甚鮮性且不喜苟合非其人雖貴且富不以屑坐是零丁於世行焉而無伍倡焉而莫之和有二十餘年於兹矣至大改元始與今右司員外郎郭君幹卿同拜監察御史先雖識君衆中其所抱則未之知也

迨共事憲府每私相晶曰仕宦而至御史要莫甚焉平昔所懷厥乎可以言矣於是凡朝廷利疚得諸聞見者靡不言之其章則余二人必共議合署聯其銜以上未来之禍所甘心焉是雖秘而不傳之人君與余每言及之亦未嘗不慨然自許至於知與不知則固有所不計也雖然君由余而瀕危隣殆余由君而垂幾虎口者亦云屢矣嗚呼使當時萬一蹈禍則余二人尚得聯武青瑣以有今日哉由是而論人之涖官臨事顧忌不前所

謂無關得喪徒缺雅道者信矣君謀畫深遠常欲的而後發而余也第知職所當爾成敗或不暇計以余之疎濶君之密所以不至顛覆者亦未必不由乎此也雖然古人舉事未始不忠義自將固不以幸存苟免為智也忠則盡於所事而無不言義則安於所遇而無不定若乃依阿澳涊凡可保身固位者無有不至一旦事敗情露罪延其家乃自取耳尚何人之責哉故由道得禍君子不以為辱而以為福枉道得福君子不以為榮而以

為禍嗚呼之言也微吾幹卿其孰可與語此於其别遂序以贈之

送蔣府判為道士序

異端横中國釋為甚黄老次之然二氏為害綿千數百年而卒莫之夷滅者其故何哉蓋人所惡者莫甚於死而老氏餌之以長生人所好者莫甚於福利而釋氏餌之以因果上而王公下而閭閻卯民莫不篤信其說以為敬而事之則能資福己禍今雖貧則其再生也必富

今雖夭折則其再生也必年嗚呼是不知人之壽夭貴賤皆命於天殆非佛老二氏所能移易况人既死則其魂體俱離豈有能復假胎於人輪廻而生之理夫男女相偶則人生焉鳥獸相偶則鳥獸生焉雖三尺童子知之信如彼說則人亦可胎而為獸則獸亦可胎而為人矣天下有是理哉彼為士大夫既不能以辭闢之顧往往為彼所愚亦從而靡豈不深可惜哉前睢陽府判蔣君某性沖抑嘗欲超然世外以親老黽勉於仕者且十

餘年近以親終遂棄妻子入深山為道家者流將終其身諸公賞其決咸詩餞之要僕為序切惟君平昔讀書達義禮二氏之妄必所素知今焉若是者其意不過倦遊厭仕姑徜徉泉石以休形息影夫豈樂彼無父無君之教長往而不返哉昔張子房當漢之興棄萬户封願從赤松子遊唐嵩高張隱君有文武才寄迹老子法中以養其親槪以名教責之可乎吾意蔣君此舉殆與彼無異恐議者覩其外而不究其中故書此以冠篇首

送李溉之序

曩余謝太子文學數往來今翰長牧菴姚公門時李君溉之從牧菴學白晳眉目秀髯鬚且美類神仙中人後又得所述飄逸有新意問其里則濟南父字和甫仕江南久余以同鄉閭喜甚尋用公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士夫皆賀得人而余獨不見其以是喜者叩焉則曰洞視老學且未竟將藉此奉懽歸以求吾所未至敢以小有進晝其大耶余聞懮然曰子乃志是哉今人甫執

卷巳心軒晃獲寸級輙泥土所業棄不反顧者比比是
子乃志是哉夫編修官品雖居八國史之事實預焉選
部執資考法比校甚嚴君素無所階一舉而班諸太史
氏在他人得之其自榮幸為何如而子顧以為不足欲
歸以安親而肆力於學則其志豈淺淺為文夫者比哉
雖然夫聖人之道閎遠高妙愈求而愈無窮非心專志
確未易致之嘗聞諸師為學當若濟河而戰必戕舟發
梁焚次夷竈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始可以有得外

陳編簡而內思鴻鵠雖於焉白首奚益哉溉之歸其以是勉焉則於親於師於知己庶有以慰其心且不孤其所望矣余與君同里在京師比居又相好觀其言則他日所至殆未可量於其行故敢以此勉之

送王克誠序

士未嘗不志乎天下也亦非有志而無其才也志與才兩有其所以不獲施者時不與焉耳時苟不與雖聖賢惡乎施雖然夫水不必江漢然後能潤物一溝之溉所

及若不廣謂於物無益則不可也迹是而論士凡得仕中外者無曰崇卑大小苟有所效入有不蒙其澤者乎窮夜草茅可謂時不與矣行修乎身善刑乎家化流一鄉一國則其所補亦豈細哉嘗觀自古名人志士遭時際運出而用世動焉則民從語焉則君聽其事業炳焉足為天下後世法者莫不皆由薄於已而厚於民約於家而豐於公室舉天下利欲不能動其心之所致耳夫衣焉必華食焉必珍居焉必閎麗位焉必高崇其為

心如是而白我能為善吾不信也虎豹熊羆天下至威
之獸然卒肉於食皮於寢者驕氣盈而欲心熾也大抵
義與利不能兩大義重則利輕外濃則厥中枯落此理
必然無足疑者友人王君克誠端人有學守泣官必求
報稱耻齷齪以取容敭歷二十年厥間籍籍薦紳間妻
子告貧敖然不以綴意居陋食菲裕如也蚤從關中蕭
徵君維斗學故其志尚不卑凡若此嘗與共事其議論
起余甚多近由禮部郎官出為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

位雖幕僚一省之務靡不預焉余喜此行之足以有信也於是贈之以言

送元復初序

士所貴夫學者安於内不揺乎外而已用則經綸天下不以為夸否則著述山林不以為歉蓋經綸所以行道著述所以傳道其升沉顯晦雖若不同揆諸事業則埒也故士之處世進不欣退不戚一意義命嚻嚻然無入而不自得者灼於此而已矣大抵彼於焉不務急利而

狥名所以傴傴於未得施施於幸成隕穫乎失狼狽乎退者比比是欲望窮達胥有所立難矣清河元君復初蚤宦學江南富於覼覽文辭踔厲奇刻肖其為人事有當言剖露無所蘊人以是重亦以是忘焉要其心無他也比由樞密照磨辟掾中書綽有才幹聲未再歳以微故去職畧無所動即浩然挈家而南將讀書山林間弃其舊而惟新之圖嗚呼如君可謂善處得失者矣雖然人不歴成敗資分雖高其謀猷終不能底夫深遠

且天將玉人於成其顑頷頓挫有所不能免孟子所謂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者信矣吾恐復初此行非惟不能深藏久遯將因是反得厚其所養而趍其所未至他時挾所有而復来則赫赫於時非君其誰哉舘閣諸名公咸詩餞之友生張其實為之序

送蔡天祥之鄱陽路儒學正序

士之貴賤顧其行之若何爵之有無不列也何謂行子焉則孝宗族焉則仁朋友焉則義以信或任之事則必

殫忠蓋力而後已嗚呼士而能是雖身韋布廬草茅吾未始不見其赫然簪組之輝奐乎榱題之崇且麗也故古之人有被褐窮處而天下以公輔蘄者如八顧八龍八及之類蓋其德具於身而時論不迨輿望攸屬雖國家有不可敓者繇是而論則士之為士果待夫位然後為顯耶彼中無所存要軒冕以詡俗假貨財以潤屋雖曰貴且富焉吾未始不以為墦間之乞市中之攫欒人於國門之外也然則二者榮辱優劣詎不灼然易辯也

哉所以君子之學惟務矻矻於內凡物在外者不使入其舍而為吾之擾苟於焉未竟崇虛飾於雕蟲篆刻之末一旦納之繁而責以事譬猶策枯以扞敵棹朽以濟海是自趣其敗與溺也尚何功之可期哉鄉士蔡君天祥性炳烈有為雖嚚處市廛其氣恒振厲無所沮天分既高又濟以學余每見之未嘗不偉其所守惜其未展試於世比授般陽儒學正軷且有日過余綽然亭言別余曰函牛之鼎烹小鮮剸犀象之刄刺蝨鼠在君固無

所愠尚論人材者獨能無慨然矣乎雖然自昔用不滿能俯首於幺麼之任者則亦不少以夫子之聖嘗為委吏祿以代耕所繇來久然亦豈足害其良貴哉况君太夫人年且八旬不擇而仕斯政人子所當亟圖者欣然而往其孰曰不宜茲因徵言於余故書此為贈而不敢固陋辭泰定青龍丙寅陽月五日齊東野人張養浩序

歸田類稿卷三